

# 复仇小姐

H A V I S H A M  
R O N N I D F R H M F

能被抢走的爱人，就不是爱人。

巫达罗纳德·弗雷姆 著  
修国芳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凡小姐

英罗纳德·弗雷姆 著  
修国芳 译

H A V I S H A M  
R O N A L D F R E M F



去爱，才能感受爱。

—— 柏拉图

## 序幕

前门响起四下响亮的敲门声。

门打开时，我站在楼梯口等着。

烛光落在来者脸上。贾格尔斯先生宽大的脸上带着伦敦人特有的苍白，留着午后蔚蓝天空般清爽的胡子。女佣在来时的路上听了贾格尔斯先生对我简单的描述——我的家产、古怪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出了名的高傲和难相处后，紧张得满脸通红。

还有一张孩子的脸。一个女孩儿站在佣人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一直躲着，却在两个大人中间使劲儿探身瞧着。她看看前面，又望望四周，目光扫过大厅黑白相间的地砖。

她被带进来的时候，我站在第二阶楼梯上居高临下地仔细观察她。跟别人和我说的一样，她的皮肤有点儿黄，头发乌黑得更像个吉卜赛人，但她有双蓝眼睛，随她的英格兰父亲。

蓝眼睛，银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抬头凝视着我，凝视着我站的地方，凝视着我身上本该在婚礼上穿的婚纱。

我抬起放在楼梯扶手上的手，走下来。

这孩子立刻扭过脸去，缩起肩像要保护自己似的躲到了佣人的裙子后面。佣人尴尬地笑了笑。

我退到楼梯口，上了一级台阶，又上了一级台阶，说道：“烛光太亮了，仅此而已！”

这孩子的目光落在我脚上的新娘便鞋上。这鞋是用白色缎子做的，穿的年头久，已经脏了。

“烛光晃着她眼睛了，”我说着，“她会习惯的。熟悉就好了。”

*Contents ...*

序幕

*VII*

*Part 01*

我害死了母亲

*1*

*Part 02*

为悦己者容

*43*

*Part 03*

在男人的世界里当女老板

*143*

*Part 04*

以我的终来预示我的始

*215*

*Part 05*

养女

259

*Part 06*

告别

345

感谢

352



*Part 01*

...

# 我害死了母亲

## 第一章

我害死了我的母亲。

出生时，我的头位不正，医生需要给我母亲剖宫才能把我接生出来。手术中，母亲大出血，血没能止住。当天夜里，由于失血过多，她去世了。

我父亲把知足庄园公共活动室里的陈设都用防尘布罩上。枝形吊灯用白色印花布包裹着放在原处。屋内的百叶窗有些关得严严实密的，另一些半开半遮着。

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都恭敬地把说话声压得低低的。在这肃穆中，我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屋内这半明半暗的光线。

有一天晚上，枝形吊灯上插了几根新蜡烛，妈妈的双管键琴上的防尘布也被收走，有人又弹起它来。尽管不在调上，但从那一刻开始，这死气沉沉的家渐渐恢复了生机。

“郝薇香”——我印象中第一个见到的词。

酿酒厂被煤烟熏污的砖墙上漆成的绿字。

宽大的字母，每个都有自己的特点。

舒展的“H”，尖角、挺拔的“A”，热情、张开怀抱的“V”，寡言少语的哨兵“I”，还有喜欢卖弄、不叫人信任的“S”，以及蹲坐着、稍有迟疑又转为宽慰的“M”。

哪怕天黑了，墙上“郝薇香”的名字依然可见。早上我的头一件事儿就是跑到窗边，看看夜里的风有没有把它偷走，或者泰晤士河口倾泻的雨是不是将它冲洗得一千二净。

约瑟法特·郝薇香，也就是约瑟夫·郝薇香，马赛厄斯之子。

郝薇香是城里几家酿酒商中最大的一家。这些年来，我们收购了很多规模比我们小的酿酒厂和它们的经销店，但父亲更中意在我们自己（扩建）的



碎多余的酵母；一直把酒桶从酿酒厂滚进仓库，再把它们放在运货马车上。

酷热的高温，熊熊的火焰，冒着热气，酒花里飘出来的尘云，发酵室里让人头晕的空气，啤酒在这样的环境里酿制出来，包装销售。

父亲叮嘱我啤酒厂很危险，小姑娘应该离远点儿。起重机上上下下，马车和手推车进进出出。马匹只挑有劲儿的，不挑有灵性的。但再有劲儿，时不时，也有马累得受不了企图逃走，不仅它自己危险，在它所经之地也危及着别人的安全。

酿酒厂只有到了夜里才会安静下来。然而即使在夜里，我也能听到空荡阴森的工厂中，巡夜人吹着口哨提神，还有无所事事、对着不存在的闯入者叫唤的狗。第一班工人清晨五点便开工，随后太阳出来了，直到十七个小时后，临近午夜，最后一班工人收工。

我伴着马儿的铁蹄声醒来，又随着累了一天的拉车马的萧萧声入睡。

仆人总是不停叮嘱我：“小姐，这地方危险。”

我父亲也强调：“这地方有太多安全隐患，不可乱跑。”

可如果我抱怨这乱七八糟的声音，或是啤酒花的味道抑或掉到地上的马粪，他总会立刻回应说：“这是我们的谋生之道，如果我的祖父能适应，那你就凑合一下了。小姑娘，你可以的，对吧。”于是，我学着不出声，要是我不能专心学习，不爱做手工，或是懒得做白日梦了，我便走到屋旁的花园里。外面尽管还能听到那些声音，但花园里有鲜花和绿树可以瞧瞧，还有广阔的梅德韦天空任我天马行空。

有时，我会看到有人醉醺醺地走出酒馆，或者听到常客醉酒后的歌声和咒骂声。那酒馆也是郝薇香家业的一部分，但无论此时谁牵着我的手，都会拉着我离开，仿佛他们被下了命令一样：小孩子不准在这种地方逗留，你得记住。所以，我们就加快脚步离开那些是非喧嚣，必要时还会钻进胡同，去一个适合孩子们待的清静地儿，直到将那些嬉笑声抛在身后。不过谢天谢地，嬉笑的都是那些酒客，因为酒吧老板此刻早已醉得不省人事了。

## 第二章

蟾蜍巷里，楼上的一扇窗户上，一个光脑袋的玩具娃娃探身向外瞧着。这娃娃一只眼闭着，看上去好似在使眼色，像知道什么秘密似的。

翎羽巷里，住着一位以泡制并保存生物为营生的人。他的窗户里陈列着一些器皿。

一个满是灰尘的罐子里漂着一只死了很久的蜥蜴，嘴巴张着，牙齿上细小的齿痕清晰可见。另一个罐子里，三只跳舞的青蛙，优雅地伸着腿，这一刻被永远定格。它旁边是个打着卷儿的舌头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最大的罐子里，浮着一个两个脑袋、一个身子的东西。在露丝告诉我之前，我就想到可能是未成形的胎儿：两个胚胎长成了一个。

我被这扇窗户里的东西吓着了，可也为它着迷。有时候，我催促露丝带我从这条路到镇上或是回家，既害怕又期待地想去看看那个让我望眼欲穿的

肮脏的窗户。

我想，有没有可能，透过微苦的柑橘香丸，闻得见旧时光里的味道，闻得见那些我母亲生前穿过的、熨烫平整的衣服上甜甜的胭脂和香水味儿。

我连母亲葬在何处都无从知晓。

“很远的地方，”父亲总这么告诉我，“一个小村庄的教堂墓地里，在一棵大树旁。”

我问他我们是否能去。

“你母亲现在不需要我们。”

“难道我们也不需要她吗？”

“有些东西属于过去。”

我一问到母亲的事，他脸上总承载着痛楚，目光定住，像鹅卵石般冰冷，好似在抗拒着，不让自己流出泪来。我有时在想，这一刻，他一定是在说服自己他不爱我，他不爱我。

可事后，他总会对我加倍体贴，还给我买很贵的玩具。我们都试图以这样的方式遗忘过去的伤痛。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恢复过来，抑或他并没有治愈自己的伤痛，而是将它们尘封在心底。

每个晨曦和傍晚，我都能听到大教堂的钟声。星期日或节日里，圣茨教堂里的钟声，还有甘道夫教堂、玛格丽特教堂、扎卡里教堂和祖德教堂里的钟声齐鸣。所有钟声动听撩人，清脆悦耳，至少听上去是。

周日上午，十点做礼拜。

我们会步行至教堂。穿过酿酒厂，走进欢声巷，在穿过葡萄园的空旷草



中的显赫。

我坐下来看墓碑上色彩艳丽的石像。我跪着或斜倚着，定睛看看这个或瞧瞧那个：看看臂襟或袖口，看看连衣裙上纹丝不动的折痕或穿长筒袜的小腿上流畅的线条。我盯得太使劲儿，都出神了。但我还是盯着，眼睛都不眨，一动不动，好像马上就要变成石头一样。三四分钟后，我的目的达到了，我成功地让自己看起来像快要死了：拖鞋掉了，眼皮直跳，祈祷的手也抖个不停。

这些石像都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们能骗得过其他会众，可骗不了我。

父亲有时会咳嗽几声，或是伸过手来晃晃胳膊提醒我。我只好不情愿地又正经起来，某种程度上，我更喜欢我的不安，喜欢那种把我不该明白的事情明白个底朝天的不安。

我吸气又呼气，闻着点燃的蜡烛味儿，赞美诗集封面上的牛皮味儿，还有和上周一样空气不流通的那股味儿。

我再看那些墓上的石像，一动不动，完全石化了。那些人不容置疑地永远死去了。尖下巴、尖鼻子、一本正经的嘴唇，还有握拳祈祷的手，他们的灵魂真该进天堂。

我们回家要穿过知足庄园对面的公园——葡萄园，是当年圣安德鲁小修道院旁的修道士葡萄园。

白嘴鸦在远处凌乱的窝里呱呱叫着：“加油，凯瑟琳！下次还这样儿！”

我父亲不太信教。我们去做礼拜是因为如果不去的话，他在镇上就不会被尊崇，但每次他也只待不到一个半小时。这就够了。

我从不碰他的底线，我大概猜到那和我母亲让人措手不及地突然离开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她的离开，没有预兆。对我父亲的打击，也是任何事物、任何人——包括我，都无法安抚的。

可是，他从不说起她。在我们不易被打破的共处一室的沉默里，我也不提及。

### 第三章

我每天都被带出去散步，连续走一个小时左右。

上午上两小时课，接着吃午饭，然后活动活动。

活动身体（一旦赢得了那帮大嘴巴仆人们的信任），也能听听八卦。

我听说了那个把东西放进罐子里卖的老人的事儿。

听说护士罗蕾在孕妇们的身体还没肿起来之前，就把她们不要的婴儿——早产儿——拿掉。

弗洛莉·汤金，和男人们调情，按小时收费。

雅克先生会把你的敌人做成蜡像，用针刺他们，让他们萎靡。

船长布林，其实不是什么船长，是位通过罗瑟希德港口从中国上海进口橄榄石的进口商。

金杰小姐和死人打交道，还出声说话。



可结果却是，他们和我合不来，因为我的身世，我更高傲了。

我用着父亲送给母亲的背面镶银、刻着哥特式字母“H”的随身镜。它又重又大，它的重量让人觉得庄重。我费力地看着椭圆镜子里的人，希望找到自己像母亲的地方。可是，我只看到了一个专注看东西而眉毛紧缩的姑娘，嘴唇扁成一条直线，目光流露出害怕孤独的神情。

父亲确保我在物质上什么都不缺。

衣服、鞋、书、娃娃、公园里玩的木制手推车、一整套种花工具、一匹皮革做成的马让我侧坐着玩、一架扬琴、一支竖笛、一个用龟壳做的东西，里面还镶着珠母层，既能当刷子还能当梳子，两只亚洲品种的猫，我叫它们阿银和阿金。

我忘了还有什么，因为东西太多了。

父亲一定认为再没有孩子比我的童年更幸福了。他送我礼物，铺天盖地的礼物，因为他觉得这些礼物我就该有，但他不觉得我还该有快乐的事儿。就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想不出几样想玩的东西；别的孩子被带来时，我又变得占有欲很强，只因为我害怕因为拥有太多而显得尴尬。

我家的厨子叫邦迪。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来了。她的厨艺实在有限，但比起母亲喜欢的考究的菜式，父亲更中意邦迪的。

她看上去很古板，不够吸引人。眼睛老个大个儿，鼻子还有点儿歪，那张大嘴巴，我父亲有什么事儿一逗她笑，就能咧到脸上去。她把浓密的棕色头发卷起来盘到脑后，盘上去，又掉下来，再盘上去。胸脯大得连围裙上都能盛面粉了，而且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是围裙碰过的地方，总能沾到东西。她











她之后再也没来过知足庄园。

我时而会收到她写来的信。我要回信的时候，父亲总要坚持看我都给她回了什么，若他觉得有必要，还会让我重写，删掉那些啰唆的话。

我听仆人里的一个姑娘说，不管怎样，邦迪总算能松口气了，她不来，再不用做花式法国菜了，还得摆在盘子里端上去。另一个姑娘问笑道，哦，邦迪在这里该做什么，她有自己的想法，给大家做什么东西吃，她也有自己的主意。

我知道外婆不会来了，即便没人告诉我。邦迪在庄园里越发肆无忌惮地走来走去，她还让其他姑娘替她跑腿。我甚至见过她胳膊上沾着面粉，手里拿着扫帚从大厅里穿过。外婆事件过后，父亲不会冒险为了另一个客人而冒犯她，即使他觉得他娶了又失去的那个女人的母亲是错的，即使他使我失去那位世上唯一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女性。

有一天，我追猫追到了果园，当我抬头跳起来的时候，看见有个男孩子劈着八字腿在爬树杈。

“你在这儿干吗？”

此时我便认出了他——邦迪的儿子，穿着新衣服。

他若无其事地用一只胳膊把自己撑起来，看着我。

“我原本要问你同样的问题。”他懒洋洋地答道。说起话来像那些刚刚接受高等教育的男孩子们。

“我先问你的。”

他笑了。

“对了，凯瑟琳·郝薇香什么事儿都要先说的，是吧？”





“我觉得她看上去就是那样。”

“你这么觉得，凯瑟琳。但是你从来都不喜欢她。”

“才不是。”

“你也觉得我雇用她不是明智之举？我都挑不好自己使唤的人，是这样吧？”

我让他烦了，我看得出来。他脸颊抽搐了一下，一个劲儿地跳。

“我不是那意思……”

“我想咱俩再也别提邦迪女士了，以后也别提了。”

每次见到她儿子，我总会把目光移开。他总是看着我，那个表情让我想不明白。他一副不以为然、自高自傲的样子，但对我的好奇又不加掩饰。他毫无顾忌地盯着我，让我觉得他这人挺没礼貌。而我想弄明白的是，我家旧厨子的儿子对我来说算个什么。

## 第四章

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庄园里。办公室隔壁，走进去，既不连着办公室，也不通向外面，而是一间与庄园内其他房间隔离开来的会计室，高高的桌子两侧坐着忙着记账的职员。

幸运的是，对郝薇香家来说，我们跟查塔姆搞好关系保证了酿酒厂能在

市场上占到一个好的份额。在陆军驻扎二十五年后，这里又进驻了海军，城镇里到处可见水手和部队，还有他们的家眷们。海军造船厂雇佣了数千人，这些人喝起酒来，总是没完。和我们为数不多的竞争对手一样，对此我们表示多多益善。

沿着梅德韦大街，郝薇香酒的经销网——按父亲的说法——有目的地散开。上到格雷夫森德，向东延至锡廷伯恩、希尔内斯以及皇后区。

我知道郝薇香家的酒都在哪些地方和哪些酒家出售。出行的时候，若遇到这些酒家，父亲都会一个个指给我看。他让我记住那些名字，而且越背越长，全都得背下来。他听我说的时侯，会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再告诉我，我忘说了哪些。

酒桶和古琵琶，铲子和靴子，土耳其的奴隶，公鸡和派伊。我会把这些名字配上一系列我自己想出来的图像。

皮瓶子，百元屋，牧师和职员。

丹麦玫瑰，山羊与指南针，转角阿 Q。

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父亲说：“还有贤明国君路德。”

“贤明国君路德。”我跟着记一遍。

“这个你总记不住，其他你记得都很牢。”

不是所有酒家都是我们开的，但每家都从我们这儿进货，一共好几十家。这是我们世代继承下来的，而父亲喜欢听我用稚嫩的声音一遍遍重复它们的名字。

周日早晨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会看见那些戒了酒的老姑娘们。有些没嫁出去是因为一直在家照顾父母，现在又给自己的兄弟姐妹照看着家。她们中的两三个人可能也谈过恋爱，但因为对感情都不太确定，所以错过了嫁人的机会。

留在家里照顾父母的老姑娘们，不那么吸引人，看上去性格改变了不少。那些曾坠入爱河的人呢，如今只剩下漫无目的的烂漫：焦虑的手不安地拿着手套、捧着祷告书，颤抖的嘴唇小心翼翼地说话，目光在周围飞来飞去，似乎在茫然地找寻着某位从未出现过的人。

我走路尽量离她们远些。即便如此，她们仍无处不在。我压住短裙，避免碰到她们。那些瘦点儿的姑娘们，腿脚倒还算灵巧，可那些丰满的姑娘们堵在中间，真叫人寸步难行。

父亲辞了家教，请了大学老师来给我讲课。若是男老师来知足庄园，房间里会留下一位仆人陪我，我上课时，仆人做针线活儿，有时也给家里写信。

如果她们认真听讲的话，这些姑娘们也会接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拉丁语、诗歌、法语、算术、画画、钢琴，还有演讲。

我知道只要父亲一有空就会在门外偷听。好几个老师都被他辞退了（有位鲍特弗劳尔小姐，偏爱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诗歌），他还怀疑一个长得像运动员一样的青年男老师有什么不良动机，就因为人家引导我对黑暗时期发生的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尽可能地四处采纳建议，但是好像都没他期望的那样有效果，把一个本不出众的女儿培养得出类拔萃，可真是难为他了。

我不算好看。

嘴长得过分端正，鼻子也越长越大，眼睛耷拉着，像要睡着了

我觉得自己长得有愧于外婆。

我的一个老师（随后被解雇了）说，作为一个酒商的女儿，我并没有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因为你本来就很好，”父亲这样对我说，“你妈妈面目清秀，你又在最好的环境里长大。”

我有一头浓密的自然卷发，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头发的颜色也深了一些，但洁白的肤色让我看上去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魅力。我的皮肤白润光滑，大家也都认为我“五官精致”。

庄园里的姑娘们，在背后八卦我的老师们，给我做衣服的女人们，还有那个为我做鞋的、低声下气的老头，我的衣着打扮都是这些人精挑选出来的。

我有这个，就没有那个。有时我比别人出色，而有时我也没别人那么好。

他们有时议论我，有时也议论别人。

我能雇用这个人，别人也能。

而我脑袋里想的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些别人不明白却又在讨论的事。那些事里，我相信，藏着所有的答案——一个更真实、更可靠的凯瑟琳·郝薇香。

## 第五章

一天下午，我在房间里做拉丁语动词的作业，突然听到外面传来轰隆的撞击声。立刻就听见了一声吓人的号叫——接着是男男女女的叫喊声，喧哗成一片。

我跑到房子的侧门，看见一大群人涌到了起重机下。我抬头看见一段绳子耷拉着，估计是突然断了，吊着的东西砸到了地面上。

在赶过去之前，我就闻到了一股洒出来的啤酒味儿，我看见摔碎的酒桶碎片。鹅卵石路面上洒满了酒，有人躺在上面疼得直打滚，叫得撕心裂肺。我正要往人堆里挤，就感到有人一把把我拉了出来。

“别看，凯瑟琳！”

父亲把我拉到一边，他自己冲进了人群里。

我听仆人们说，酒桶掉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到了下面装货工的身上。

那晚，我一直睡不着。

接下来的几天，也是断断续续地睡，总睡不安。

白天，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看看起重机。绳子被人换了，袋子和酒桶如往常般上上下下地传送，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听说装卸工左腿肌腱断裂，成了瘸子。我禁不住想起那人的哭叫声，还有其他人的咆哮声。一遍遍在我的脑袋里盘旋，挥之不去。

父亲让那人留了下来，还总是欠着身子与他说话，好像始终心怀愧疚。

我亲眼看见的伤势比他们说的更严重。右手臂都被压碎了，耷拉下来。他拖着一条腿，给马倌帮忙做看守。

冬天，他的女儿用布裹着一个小碗，来给他送口吃的。道路一定很艰难，站在舒适的房间里，从窗户望着她在拥挤泥泞的昏暗小巷里走回家的背影，我想我和她的距离真的很遥远。

她和我年纪相仿，比我高点儿。长得漂亮，浓密的紫铜色头发编成辮子。早上她在去女爵士学校的路上会在门口停一下，看望刚刚值完夜班的父亲。这时，我能更清楚地打量她。她在上学的那所学校里干活儿，挣些钱花。萨莉的母亲对她期望很大，还为此招来很多非议。但镇上那些人的非议更坚定了她的决心，一定要从小就把女儿培养得出类拔萃。穿戴整洁、举止得体是她自小就懂得的。

尽管我有着优渥的条件，可我还是羡慕她。即使别人当面议论她，她都毫不畏惧，沉着面对。她紫铜色的卷发都能让我着迷。我还对她低头走路时眼里流露出的沮丧神情有着浓厚的兴趣，让人看上去，好像她很难过，然后又立刻抬起头来。我断定，那眼神里流露出一股聪明劲儿，还有种面对任何事情随时都能表现出的幽默感。

见到她父亲的时候，她总是会抬起头来，笑得很温暖。即使她担心父亲的身体状况，也会表现出充满希望的样子。她知道不能搀扶父亲那只健全的手臂，因为他得自己保持平衡。她的圆滑机警在我看来显得既早熟又特别。

父亲从来不允许我和酒厂工人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我自己也不想。

而萨莉却是例外。

父亲也不知道该不该让我俩一起玩儿，但他觉得自己该对装卸工人的伤势负有责任，觉得有愧于他。所以，他也没说不行。尽管后来我听说他找了一串儿仆人盯梢儿。

但是萨莉不能越过洗衣房，有好东西给她看时，我不得不拿下楼去。

我建了自己的模型剧场，我们俩把木头人儿从一边一字排开，用假装大人的声音说话。她操着更响亮的声音扮演仆人和民众，我扮演富裕的城里人和牧师。

我和到知足庄园来的其他孩子交流都有困难，和萨莉却丝毫没有。和她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不紧绷，也不哇哇叫，更不会觉得喉咙干。

她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事事都顺着我，但她却拒绝得不失礼。我很奇怪我俩的想法常常不约而同，我们对某些人或是镇上的习俗都持相同的（怀疑的）看法——怎么会？比如，在她还没说出她的想法之前，我就能懂。而她也是如此。我俩都能说完对方想说的话，又开始聊别的。

我也把一些我会的东西都教给她。

恰当的用餐礼仪、正确的站姿、如何把肯特腔里的元音发得柔和些、简单的法语语法，又教给她在女爵士学校里学不到的拉丁语中的词尾变化、自黑暗时期起历史上的重要日子、几节诗歌和一些散文。

她学得很扎实，记得很牢。如果我们有同样的成长环境，也许她比我学得还要好，不过多亏没有，所以我不必觉得很讽刺。

一次，我带萨莉到马具室，好让她羡慕羡慕我父亲的新马鞍。我的举动被人报告到了父亲那里，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不该带“伙伴”——当时和之后他都在指萨莉——进到超过碗碟室以外的地方。

她有敏锐的思维、记忆力。我现在明白了，那是智慧的一种财富。尽管我也明白想要过得轻松自在，也得有个好身体和健忘的本领。

我感觉，萨莉总是这样，想给自己更多更难的任务。她总要在没学新课之前问一问新课都讲什么；总要问我背一首诗用了多长时间，然后用比我少一半儿的时间把它背下来；总是问我：哈罗德王为什么没了一只眼睛？彩虹为什么有五种颜色？我们是白天的时候，地球的另一端为什么是夜里？他们是怎么搞清楚这个的，那个又有什么证据吗？这样的问题简直数不胜数。

“萨莉，我就是在告诉你书里都写了什么。”

“你不想知道这些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不是真的哪会写在书里，是吧？”

我回答得有些不耐烦。萨莉盯着我，露出叹惜的神情。我真有那么幼稚吗？

沿着猎犬街往回走的时候，我的胳膊勾着萨莉的胳膊。在我们身后能听见有匹马缓缓地走在鹅卵石路上。我转过身，发现是父亲。发现我看他时，他立刻转头，好像没看见我们。

他骑马与我们擦肩时，我把萨莉勾得更紧了。

随后的一些天，我感觉他盯得更紧，但却是悄悄地，偷偷摸摸地，跟

以往不太一样。每当我抬头看他时，他总把目光移开，要么望向窗外，要么在我身后检查房间里的东西。他会点上蜡烛，好把我看得更清楚些。看上去他脑袋里像在盘算着什么。

有一阵，我和萨莉见得少。不是我不见她，是她妈妈给她找了个工作，卑微的、下人的工作，在波利希尔两个比她大的姐妹家里当下人，还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两个姑娘总是吵个没完，我听人说，她俩为一点儿小事就能动手打起来，为自己没有对方的东西，为想要对方的东西，为比每个新佣人更尊重谁。俩人还会为争夺萨莉吵架。

“我以前还以为你很高傲，”萨莉告诉我，“别人都说你高傲。”

“对你我不高傲，是吧？”

“不，不。你对我不。”

“你觉得意外吗？”

“就一点儿，嗯。”

“我以前觉得别人希望看见我那样。我有时的确高傲，可有时我是故意的。”

“为了不让他们失望？”

“是吧。”

后来，我告诉她：“我想，是你让我变得更好，萨莉。”

我牵着她的手。她显得很惊讶，我一笑置之。

“可当我想牵你手的时候，为什么我却不能？”



“是我父亲说不让我们见面的。”

“那，你说什么了？”

我盯着她，被她的问题弄得乱了脚步。

“我看，凯瑟琳·郝薇香爸爸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这话肯定是从大人那偷听来的。

“我才不是。”我告诉她。

“但你现在就是没时间理我了。”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我转过身。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我回答她，“对。”

“不对，才不是。”

我有点儿不耐烦了。为什么她不能接受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改变？我们没有选择，真的没有选择。我姓郝薇香；她呢，不论她母亲多用心栽培她，她永远都只是瘸子约翰尼的女儿。

我们发现我们沿着河边走的时候，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们。我后脖颈上都吓出了鸡皮疙瘩。

是萨莉说我们不能往前走了，得停下来。

我很不情愿，却遗憾地只好停下。

我看见她在之后时日里的变化。我看见她紫铜色的头发越变越深，用发带束起来，还是那么厚，却扎得更紧。

我看见她身上微小却值得注意的变化：每天她路过的时候，我都能看见她脚踝上的瘀青，胳膊上有块像在厨房里烫伤的红印，她设法用另一只胳膊捂着，身旁无人时无奈地努着嘴，她以为没人会注意到她。

可我注意到了。

## 第六章

地毯上我站的地方都是血。我知道是从我躲着的地方顺着腿流下去的。

我回去检查床铺的时候，床单上也有血，睡衣上也有。

我怎么弄伤自己的？也没觉得疼，只是觉得头轻飘飘的，有点儿晕。

我跪在地上，谨小慎微地努力洗着地毯。

用水，冷的、热的。还用了醋，又用了柠檬汁。

可地毯上的血渍就是洗不掉，床单和睡衣上的也都洗不掉。

我开始暴躁地使劲儿搓，可这些血迹变得目中无人——像落地生根了一样。

之后，我只好去找了维恩。

我不用猜就知道这事儿被人偷偷禀告给了父亲。他问我觉得如何，好像我该觉得不舒服、病怏怏一样。





## 第七章

从十三岁生日开始，每年生日父亲都会送我一个色彩艳丽的复活节彩蛋。每个彩蛋本身价值连城，但彩蛋里的东西更让人惊喜。我在里面发现过有天鹅绒内衬的垫子，还有珠宝：火欧泊吊坠、紫水晶手镯、用珍珠装饰的缁绳、镶着红宝石吊坠的金项链、粉白钻的耳环和稀有的黄钻戒指。

除此之外，他还将母亲的珠宝一件件送给我。这些比我生日时收到的首饰的款式要老些。他发觉我迷恋黄水晶上虎皮条纹般的蓝色纹理后，便叫人重做了母亲的黄水晶项链。其他的首饰都很雅致，我很喜欢佩戴。

从妈妈那里继承的首饰中，看得出那时他们生活得有多体面。那些首饰对我来说很有分量，佩戴时，我得坐下歇会儿；它们还让我走路时不由得放慢脚步——不是因为首饰重，而是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五味杂陈的过去，而那种感觉对我来说却一点儿也不沉重。我觉得我能和母亲亲密地接触，在我佩戴项链或手链的时候，我觉得母亲也佩戴着它们，从某种程度来说，她也穿越时空感受到了这份乐此不疲的快乐。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有人佩戴着它们；于我来说，是在为母亲画下一个完满的圆。

父亲有段时间变得沮丧、没精神。

他刚投入到以往的工作中。之后一年半多的时间里，他看上去都没多少精神，也许病还没有痊愈，但我感到——一种不祥的预感——应该有别的什么原因。

有好几回，我感觉他想告诉我什么，却都欲言又止。

每次他走出酒厂大门独自散步，都穿上衣橱里颜色最深、最暗沉的外套。





“你想让他来和我们一起住？”

“他就快过来了，他是我们家庭的一分子。”

我没说话。

“我已经跟他说过，我们谈好了。”

“你已经决定了？”我说。

“没错。”

“那你还问我干什么？”

我看着他生病后脖子和喉咙上出现的松弛的皱纹。

“阿瑟来以后，你若能不难为他，让他觉得他的新家很舒服，我会很感激。”

“家？知足庄园？”

“嗯，现在我们共同的家。”

阿瑟依旧那么瘦。郝薇香家的人一直都很富态，所以他一进门就比我们低一等。

他手腕细，脖子也细，却不是那种天生高贵的纤细。我都能隔着衬衣瞧见他肩膀上瘦尖的骨头。他吃惊或笑起来的时候——肯定是被父亲的俏皮话逗的，或在嘲笑我——肋骨都快从胸腔里戳出来了。他那双贪得无厌的皮包骨的大手，每次不得不握他手的时候，我都使劲儿握，让他知道我不喜欢他。但我把他那双厚着脸皮迎合我的手攥在手里的时候，他看上去又像只走投无路、快要归西的黄鼠狼。

阿瑟从不跟我说之前的事，“是我自己的事儿。”

他从不说后来他和他妈妈住在哪里，也不说多久跟我父亲见一次。

我也从来不问父亲，要是我问了——让他知道我好奇——就表示我接受了他们那段婚姻。（要是他自己不觉得丢人，为什么要一直保密？）

“大家马上就会认识你弟弟——郝薇香·阿瑟。”

“可那不是他的真名。”

“从现在开始就是了。”

我吓了一大跳。他凭什么是我“弟弟”？又凭什么姓郝薇香？

“合适的时候，我会让阿瑟学学怎么经商，找人教教他。”

“教他？”

“嗯，当然了。这还用多说吗？”

他进了英格兰西部那所名副其实的培养年轻绅士的学校，可你在他身上看不出这学校有多好。

在家的时候，我们都吃上饭了，他才出现；从来不会把脚抬起来走路；进门连敲都不敲；从架子上拿下来的书，不知道要放回去；把东西弄到地上也要等佣人来拾。他还背着父亲把果皮吐在壁炉里。有一天，父亲口袋里掉出几枚硬币，我看见阿瑟趁父亲没注意，鬼鬼祟祟从椅子上捡起来，揣到自己口袋里了。父亲从马厩里拿出马鞍送给他，只骑了一次，他就觉得太难，而且对照顾动物也没什么兴趣，从此便让那可怜的马鞍躺在院子里风吹日晒了。他背着我父亲（有时只背着他）偷偷学我，又对父亲做不敬的举动，还假装用手接着嘴里要吐出来的东西。他拿鹅卵石打小鸟，（胆子大了以后）又用大



“……我会努力让咱俩相处好的。”

我很惊讶萨莉为什么老不愿意说他不好。

我觉得就凭一个已经离开的邦迪的儿子，没什么资格值得人们尊重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萨莉总体谅他，他凭什么值得特殊对待？

“那是因为旁观者清。”她说。

不，不。我才不信。

不是因为我非要说阿瑟不好，她可能觉得我太过强调了，可郝薇香家的人有权这么做，不是吗？

阿瑟对啤酒厂其实没什么兴趣。

放假的时候，为了讨好父亲，他假装想学东西：他得佯装读父亲的那些好书，这样父亲才会多给他零花钱。

他什么样儿，父亲肯定知道，而且，也会有人向他禀报。只要父亲一不在，阿瑟对工人既无理，又不客气。他觉得反正以后都是他来掌管。还可能（我估计）因为他明白那些人对他都没什么好感，都不喜欢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对做生意一窍不通的家伙。

我忽然看到父亲眉宇间的皱纹似乎比从前多了许多。现在我倒是有点儿庆幸父亲让大家知道阿瑟是他儿子仅仅因为阿瑟是他的骨肉，而非他有多聪明。他还是相信他做的没错，尽管一切看上去会毁掉他辛苦打下的江山。

阿瑟变成这样，我想，一定是从书上学到的，或者——更有可能——是从剧院里看到的。

他真该打着烛光站到台上演戏，而且出场和退场时也该有人把罐头盒敲得叮当直响。他怎么不连妆都一块儿化了呢？（说不定他想象自己已经上了妆。）

我还是觉得萨莉常常笨得意识不到阿瑟在我眼里有多浑蛋。

他少教养、自私、欺凌弱小、目中无人，而且对此还颇为得意。刻薄，可能还有很强的报复心。

我对他了如指掌。

但萨莉却从不完全否定他。她告诉我，阿瑟知道自己是郝薇香家的人（“不完全是”，我纠正她），却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私生子的身份，我推算的），“他的位置一直很尴尬，不是吗？”她问，“我们有谁想过，他有多担心他的未来？”

我快听不下去了。我告诉她，我们得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对他的态度是不会变的。

“我不是让你去讨好他，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想法。”

萨莉心平气和，没跟我生气，也没跟我发火。我的失态也许因为我觉得她看问题的角度更清晰、更公正，可我有义务，也有责任，去捍卫郝薇香家的尊严。

Part 02

为悦己者容

## 第八章

一天傍晚，我和父亲在餐厅吃晚餐。

父亲坐在桌子的一侧，我坐在另一侧，幸好阿瑟在学校。

“我给你安排好了，学点儿东西，凯瑟琳。”

我以为他在说让老师来家里给我上课，我就点了点头。

“我是说，和别人一起学。去和那些更出色的孩子们住在一起，比你在这儿强。”

“谁？”

“查德威克家。”

“和他们‘住在一起’？”

“去认识认识——夏洛特夫人和她的孩子们。”

认识认识？我都没听说过这人，更没听说过她的孩子们。

“在萨里。”

萨里？

“离雷德希尔不远。”

我有听过雷德希尔这个地方吗？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想对你来说，这样最好。你可以了解了解那样的生活，你也会和他们一样出色的。”

“给我个理由，好吗？”

“我已经跟你说了。”

“干吗非要我去？干吗非去查德威克家？”

“因为我和查德威克夫人说起你的事情，而且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我什么时候动身？”

“你一准备好，就可以去了。”

“我一定得去和他们住？”

“没错。”

“那我在家里的课怎么办？”



伊莎贝拉，大女儿，十九岁，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姑娘，有股高高在上的劲儿。她的弟弟威廉，刚从剑桥放假回家，长得十分俊俏。玛丽安娜是个又黑又矮、寡言少语的姑娘。还有一位从诺森伯兰来的，长相普通、打扮素净的堂弟弗雷德里克，和威廉一样在剑桥上学，假期到德利蔡斯和他们一起住。

一路上，我脑袋里想的都是和阿瑟的烦心事，但感受到这些人热情的欢迎和单纯的笑容，还有得体的举止，那些烦心事就被抛在了脑后。不一会儿，我就发现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就像长年见不到太阳的花儿，总算能沐浴在阳光之下了！

他们还互相称呼彼此儿时的昵称。伊莎贝拉叫谢芭——“像女王一样到来”，她有天分能让自己的每次出场都非常引人注目。玛丽安娜叫小老鼠，因为她就和老鼠一样。威廉则因为可爱的喃喃自语，被叫作唔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叫他。他说话挺清楚的，而且性格开朗又自信）。

大家不叫弗雷德里克的昵称，但是后来，大家管他叫摩西，因为《韦克菲尔德的牧师》里的摩西·普里姆斯。这个戈德史密斯家的摩西是次子，不太聪明，甚至有点儿愚。叫他到集市上买匹马，都能被人糊弄花钱买副奇丑的太阳镜回来。堂弟弗雷德里克（排行老三）是这群人里最聪明的，大家都这么说，即使他也有点儿愚笨的迹象，但也不太像他们给取的名字那样。

“那才是重点，”伊莎贝拉说，“普里姆斯·摩西从来都不抱怨，就像弗雷德里克一样。所以，你瞧，就是这么回事儿。”

坦白说，我没瞧明白。我知道为什么端庄规矩的玛丽安娜被叫作小老鼠；

摩西在圣经里是个热情火辣的人，而这个摩西，和谢芭还有唔嗯比起来，看上去却内向得吓人。

可我觉得对于查德威克家的事，我还没问过。

清晨的阳光透过新换上的黄色绸缎窗帘充盈着整个卧室，我在这金色的光影中睁开眼睛。枕头和被子里浓密的鸭绒，让人感觉舒服极了。

真是舒心惬意，又精致美好。谢芭跟我说，我来之前，这间卧室被重新粉刷过。我注意到房间里有磨损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爱上这间新卧室。

有个女佣进来搅搅火堆，封了火。然后——经过我的同意——拉开了窗帘。再进来的时候，她端来了冒着气泡的热水为我沐浴，托盘里放好了茶点。

她不会连衣服都给我准备好了吧？

我还真没猜错。

她干起活儿来很安静，却不像家里的比迪那样鲁莽。好像她试图和房间里的陈设融为一体，让我常常忘了她的存在，直到她要走出房间，我仿佛被吓了一跳，好像一件家具活了似的。

她不在的时候，我就在窗边，独自坐一会儿。

草上凝结着露水，能看到狐狸经过的痕迹。雨燕飞得很低，相互交错。大树们依偎着，宁静安详。

这时候，若在家里，我恐怕早就听到院子里传来的喧哗声，不可能像此刻，有一份宁静来与自己的思绪相处。这儿充盈着静谧，只有火炉里木炭的沙沙声和壁板后老鼠乱窜的小声响，有时甚至连这小声响都听不到。

学校放假的时候，摩西教我翻译维吉尔的作品。

我们着手翻译第四部。狄多，这位迦太基女王，一心想得到冒险家埃涅阿斯（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的爱，却被拒绝了。

我并没打算要人帮我，但摩西总在我左右。

他怎么能让一切看起来那么易如反掌。

“狄多，被爱上了枷锁，  
错爱渗进血管，燃烧到炙热，  
连被俘虏，亦不觉悔悟。”

他先让我给他大声读一遍，然后再解释给他听。最后，他再给我讲解。

“死亡一旦带走那终有一死的身躯，  
狄多的到来，犹如彩色的火焰。”

他纠正我的发音，教我在单词上标注正确的重音位置，帮我改正错的地方。接着，我们再往下进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在我身上花时间。有时我觉得我能看见他嘴角上的微笑，尤其当他用手背挡住嘴巴的时候，像是在故意遮掩。

“是在笑我吗？”

他吓了一跳。

“好吧，”我说，“你一直都没笑？”





很不错，我能感到唔嗯的妈妈偶尔按捺不住，因为她拿着合扇暗示某个女孩子的时候，唔嗯总是视而不见。

清新俊逸又风流倜傥的唔嗯——他怎能不激发我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我的双脚跳出最伶俐的小垫步。

跳舞的时候，我感到难以置信的轻盈，不管沙龙舞还是其他舞曲又或是加洛普二拍舞。活动室都连在一块儿，墙上一连串的名画在旁陪伴，我猜一定价值不菲。室外，也许有个精心设计的花园，也许有个教堂。

那些朋友可能有自己的农场为他们提供牛奶、乳清和奶酪。他们吃的肉都是在自己的农场饲养、宰杀并腌制的。食品都被送去伦敦，直达官邸。

那些朋友每人家里都有一个舞厅，他们举行一场舞会，都可以趁着月色，跨过好几个郡。他们的农场都争先恐后地产出最好的食物，每个农场都相隔一整片森林。拥有的地产如此之广，我听说，他们甚至拿空地建造了另外的世界：一个马上格斗场，一个（或者两个）湖上大帆船，私人版的古罗马，还有圣彼得堡，或是埃及尼罗河，只要能彰显出主人的别具一格，什么都能建造出来。

“无忧无虑的日，舒适安逸的夜，  
纯粹清晰的魂，蜜意微酣的眠，  
慵懒惬意的我，不愿就此醒来。”

我同他们一起穿过田野去教堂。天气还是雾皑皑的样子。远远望去，好

像天空挂着破烂的旗帜，也像绚丽的梦在消逝。连牛都看上去像牛魂。银色的露珠在小草上一闪一闪。

我们走在一条又干又硬的泥巴路上。谢芭，一如既往，走得很优雅，我都比不上，她是我们的典范。

教堂的钟声响起，一阵悦耳的钟声。听上去，像在邀请我们，而非训诫。

某个星期日，回家的路上，走在我旁边的摩西说道：“我想，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

“啊？”

“一个是此时此地的你，当下的你。而另一个自己，置身事外地俯视着一切。”

他为何跟我说这些？摩西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

“当下的你努力得到另一个自己。”

“另一个自己？”

“努力接近内在的思想，我相信。”

我笑了，有点儿茫然。这时候，我是不是该做点儿什么？

“我们落后了。”我说，示意着前面的同伴。

“有吗？”

我从他身边跑开，径直地追上他们。

我意识到那个话题是摩西的小花招。田野里的野兽们可不会管是不是星期天，摩西不想让我发现它们在发情。这个形而上的话题，完全是为了维护我少女的羞怯。

## 第九章

离家五英里，我都能闻到沼泽的味道。泥巴、杂草、碘酒还有盐，酸涩的、刺鼻的味道。潮湿过后，会有植物生长。我被记忆拖回到了那个地方。

泥滩，覆盖着一片片的晶石草。冰冷古老的河水之下涌动着激流。黑尾鹬和啄木鸟“咕哩咕哩”、“哇咔哇咔”地叫着，自由飞翔和落进陷阱的鸟儿发出各自的叫声。

河口处的教堂塔传来阵阵钟鸣，造船厂里未装桅杆的驱逐舰让人毛骨悚然，停在下游废船上的炮火发出阴郁的低沉声。

我回到那个地方了吗？还是它们借着咸咸的微风，伸长了触角来将我包围。

“原来啤酒花的臭味你不喜欢呀，郝薇香小姐？”

我父亲微笑着说。但他歪嘴一笑，露出上牙，我知道，我得提防着点儿。

“味道特别浓。”我告诉他。

“酿酒是件严肃的事。”

“可那股味儿弄得哪儿都是。”

“肯定会让你有些不舒服的，但是想想酿酒的好处，能让你住上这么大的房子。”

他伸出手来指了指知足庄园里那些默不作声的房间。那些他眼里为数不多的房间和富丽堂皇的环境，不是人人都享用得起。

即使偶尔阿瑟不在的时候，知足庄园也比不上德利蔡斯。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



让任何人觉得我什么都不懂。

查德威克夫人让我挨着她坐。她请来了女邻居们，大家情绪都很高涨。她高兴得看上去像个少女，可爱的傻笑背后，因为这副模样看上去差点儿让人觉得滑稽，所以不免露出一丝丝惆怅。

这样的状态之前在她身上我也见到过。她决定要做什么事情，会忽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要我们去开个派对……或者与之相反——一些她不想让我们明白的事情——忽然让在兴头上的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这些她的孩子们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来的时候，她把自己囚禁在房间里，只透过窗户望着我们。

然而今天，一切都很好。

“现在，你又和我们在一块儿了，凯瑟琳。”

桌子上摆放的上等银质新餐具上，映出我们坐在椅子上的身影。银餐具闪闪发光，与保养很好却褪色的家具和昂贵却用旧的地毯对比得很强烈。

“我很高兴能回来。”我真心实意地告诉她。

高兴，而且如释重负。

我把一箱书也带了过来，还有在樱桃园里写生的素描本和舞蹈鞋，那时候我一直在父亲的办公室楼上——我的卧室里——练舞，还有半打新裙子，以及两个帽盒。

尽管我也不知道准备这些东西到底为了什么，但这些都是工具，是我在学东西而非学过什么的证明。

我们一天要换三套衣服：早晨换一套，骑马时换一套，晚餐时换一套。

以前早上的时候，我都习惯穿棉麻的长袍，而现在我会换上波纹麻纱的坎特伯雷平纹细布做成的便服。到德利以外的地方散步时，我们的举止要有板有眼，要打上遮阳伞，要戴上坎伯当的无檐帽。

骑马的时候，为了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要换上淡红色阔幅布做成的骑装（一码要花一畿尼<sup>①</sup>，贵得要死），白色凸花纹布马甲（也是翻领，和骑装一样），长细麻布做的短裙，骑马手套，一顶配着蔓生羽毛的帽子。我拿到一件厚大衣，把一条毛巾拧起来绕在脖子上，看上去像流浪的吉卜赛人。

傍晚时分，闲谈（谢芭从范妮·伯尼的书里学来的新词儿）了快一个小时后，我们都穿得像蛹一样出现。暗色的法式绸缎长袍，或者色彩丰富的平纹皱丝长袍。外出时，配一条水獭皮的披肩，和一件棕色像丝绸一样的薄皮上衣，这可是大衣中的最新款。

那个人，还是我吗？

我父亲尽职尽责地搞定所有的费用。（七英镑四先令买一身骑装？好吧。）他并不反对给我买我觉得很时尚的东西，即便不久后我们便会接触到更时尚的款式：那顶有紫色帽章和绑带的黑色水獭皮帽子。我还听说了一位神圣的曼图亚制造人的名字，汤布里奇的威廉斯小姐，每个人——绝对是每个人——都对她极其信赖。

① 旧时英国金币，合二十一先令。——译者注



可摩西做这些的时候，却是另一回事儿。唔嗯做得轻松自然的事，摩西做起来却显得难为情。我觉得摩西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期待从我这获得允许让他做些什么的暗示，所以我总是对他视而不见。

我拿着作业题请教唔嗯。我让他给我讲了好几遍有关柏拉图对于事物的“看法”：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不管外表如何改变，其实质却不变，这个观点——超出我的理解力——只有推理才能够证明。

每时每刻，我都贪婪地看着他：他甩起那清爽头发的样子，洁白的牙齿，金色的眼睛，长得像希腊人的侧脸。

我要记得点头，好像听懂了他的解释。

摩西会叫唔嗯讲慢点儿，解释得再清楚点儿，他这样可够烦人的，好像我傻乎乎听不懂一样。但他确实看出我明白得不多，可他凭什么让我看起来那么傻？

我尽量对摩西视而不见，把注意力——我故意让别人看出我把注意力——都放在唔嗯身上。可唔嗯总是看不出来，真让我恼火。

他们有两件特别愿意干的事儿：一个是表演雕塑剧，另一个是参加化妆舞会。他们仔细研读报纸上的化妆舞会资料。谢芭搜集插图——多米诺骨牌上的博尔顿公爵夫人，下面穿着西服，“佩戴诸多珍珠钻石，是你见到过的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苏丹王妃。”

查德威克夫人在科文花园<sup>①</sup>的杰克森骑装店里开了个账户，于是我知道这是个正儿八经的活动。我们第一次开的化装舞会主题叫作“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系吉卜赛”，大家都穿上棕色夹克衫和蓝裙子，戴上草帽，勒紧下巴上的帽绳，用红丝绸斗篷代替粗纺羊毛斗篷。谢芭穿着农民的衣服，穿着她以为农民会穿的衣服。她衣柜里的那件上好的粉白色的连衣裙已经被剪短了，但被公认为剪得值。

下一场化装舞会的主题是“范戴克”。我们没时间从画里琢磨出新主意，只在剩下的存货里穿上带羽毛和有花边儿的衣服。只要一打扮好，不管是模仿查尔斯一世或是亨利埃塔还是斯图亚特的贵族，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出其不意地亮相——花钱雇只猴、西班牙猎犬或者灰狗之类的跟在我们后面——好像刚从画框里走出来。

打扮好了出来表演是我在德利生活的一部分——戏剧化的那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学习：学课本知识，做练习题，背诵那些高尚的、韵律起伏的诗歌。有些时候还唱歌、打牌、画画。这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定要完成的任务，更是拿出姿态和态度来证明你在干吗的举动——摆出一副亚马孙人的姿态唱首珀塞尔的曲子，抬起胳膊在键盘上来来回回弹奏歌曲，拿着蜡笔或是画笔在素描簿或画框前略有所思。

我们模仿女神和让人崇拜的女士的举止，还模仿哥特式的修道院院长和虔诚的朝圣者，波斯女皇和沙漠里的君主。连希腊和罗马传说故事里的人物

---

① 伦敦中部的一个蔬菜市场。——译者注

也不放过。

参加假面舞会的时候，过程中也会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揭开面具，那时，我们又变回了自己。可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完全变回自己，而是比戴面具的时候更怪了，见到熟悉的脸孔戴上不熟悉的伪装，都用尽各种情绪让自己看上去更夸张。

我还被分到和唔嗯一块儿：不管散步还是吃饭，打牌、弹琴还是跳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了。

我和唔嗯在一起的时候，有个问题——他比我父亲和阿瑟都高，比摩西还高，他有着男演员般精致的面容和打扮。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话的样子不像在说话，更像在宣讲，而且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然而，抛开生活上的这种亲密，我对唔嗯看待问题的方式却不太明白。他不太注意我和他的姐姐妹妹关心的那些天气变化或是气候问题，我想的事情和他想的相较之下显得琐碎无味。他观察的范围更宽——经典历史、同伴的声誉（或者不好的声誉）、政治、房产值多少、哲学、驾驭双桅船、剑桥市场上出售的斯摩莱特翻译的《唐·吉珂德》译本的售价。

他从没让我失望过。他觉得我结婚后，就不会再上课学知识了，但他也没因为这个让我自暴自弃。他反而不那么挑剔我，我觉得摩西也是，他让我继续学下去，他好像觉得我不需要摩西给我的那种不太得体的帮助。

我开始在他看我之前，移开正凝视他的眼神，这着实不易。

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我拿着把扇子或者手绢挡在面前，这样他就看不

到我脸红了。

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像他这样从侧面看上去好像很费劲地在打量着四周。最开始我猜他是故意的，因为首先他近视，却不愿意戴眼镜，而随后要是他妈妈给他介绍某个人，他认不出来时，他的近视又会让他尴尬无比。

只剩下我俩时，我立马就能察觉出他的不自在。

当然，这只是简单礼节上的问题。可只剩下我们俩，他就好像变得怯懦不安了。

吃早餐时，或是走在两边是书架的走廊上，抑或在凉亭里，唔嗯都只会说：“呃，郝薇香小姐……”（好像谈不来的样子，已经不再叫我“凯瑟琳”了。）

“……我妨碍到你了吗？要是我妨碍到你了……”

“没那回事儿。”我说。

这时候他掉头就走。“其实，我刚想起来……你得原谅我，要是我……”

说着，他就不见了。

谢芭和小老鼠可真是八卦。“你确定你喜欢他，凯瑟琳？”她们迫切地想知道。

“是啊。”

“可你没我们那么喜欢他，对吧！”

“不过也差不多。”我说。

“真的假的？”

“真的。”

“当然，我们可都看见了。我们一直盯着你俩呢。”

“哦。”

“而且呀，他也喜欢你。”

“真的？”

“他可喜欢你了，什么都逃不过我俩的眼睛。”

能看得出来，父亲对我的进步很有感触。我能在说法语时穿插一点儿意大利语和德语。我能在谈话时引用贺拉斯和萨鲁斯特在书中说过的话。即使有时他不懂，也能被我的声音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信吸引。他已经看到在我身上花的那些钱的价值了。

“再有半年，你在咱们这儿就无人能及了。无人能及，完美。”

知足庄园散发出让我反感的老旧的味道，好像过去的岁月成堆成堆地关在了上了锁的房子里。在德利蔡斯，阳光沐浴着整间屋子，闻得见家具上新抛光的蜜蜡的甜味儿，花瓶中还放着芬芳的球根植物和花朵。我自己的家却让我感到压抑——昏暗的橡木镶板、全是玻璃的窗户以及阳光透过玻璃投射在昏暗不平的地板上条纹方框的影子。

阿瑟会故意撞我，抢在我前面走出房间。我都快烦死他了。

“你在学校里，都学什么了？”

“学着怎么不对别人趾高气扬。”

“那也没把你教好。”

“你了解那帮人，是吧？和那群小混混住一块儿。”





陷在我给她的情绪里。

## 第十章

康河里的水已经冻结成冰。

河底的生命都被困在冰层下，进入冬日的半衰期。鱼儿慢吞吞地游着，海草也都卷缩着。一条冻住了尾巴的梭鱼断断续续拍打着尾巴，别的鱼也游过来帮着啃。

一艘平底船停靠在墙边。一个漏斗直直插在绿瓶子上面，有点儿匪夷所思。

我们坐在火炉旁。男士们高谈阔论着。或者应该说，他们在辩论，像开小型研讨会。

火炉的一旁，唔嗯正说着他所认同的理性的、科学的看法：纯粹理性，希腊水晶般有有理有据的“推论”。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解释。

“除了人类的行为。”另一个学生说道。

“那也能被解释，无非因果。”

摩西，倚在炉围边，很积极地参与这个话题。他不认同这个看法，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不能被人理解的地方。想想看星星的另一边会有什么？（我忽然有点儿头晕，于是费力地想。）生命是个谜。我们只能用想象，不能用科学



看上去刚刚好：不管是蓄意的还是偶然为之。坐在这个地板都老旧了的房子里，和这些家伙们，在这个天空中映着红彤彤的晚霞的傍晚，有着岁月痕迹的槽纹玻璃杯中盛着香醇的玛莎拉葡萄酒，杯壁上倒映着火炉里的光。我觉得，我属于这儿。

一道门打开，门帘被抽了出来。于是，我们走进了一间画廊。画廊里立着长长的石柱，里面装饰着石头雕刻的头和躯干，没有四肢。有几十个希腊和罗马的雕像残片，每个都比真人夸大很多倍。我们的脚步声透过天窗上投射下来的昏暗光线在画廊中回响，同时回响的还有我们的惊叹声。

肌肉发达的肩膀；女神后背溪流一般的脊柱；曲线毕露的臀部，让人真想伸手摸一摸。各式各样私密的部位，有的雕刻出植物挡住，有的则干脆裸露在外。

不想和任何人对视，所以我站到他们的身后，看他们的反应。小老鼠试着很用心地看；谢芭，在女神和仙子旁放缓脚步，仔细观察这古典韵味的美；唔嗯的神态让人琢磨不透，先是被一只手吸引，接着又是一只脚；而摩西，可怜的摩西，看上去尴尬极了——因为他根本就在望着别处——假装和纯洁高尚的人一样根本不屑去看那些裸露的部分。

正是摩西这家伙没过多久就聚拢了我们其他四个人和两个陪我们来的谢芭的朋友，现在他催我们快点儿走。

“你不冷啊？我都快冻僵了……”

我故意多待了一会儿，好看上去不那么急着想离开，但我的眼睛好像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地盯着它们。

确实挺冷的，而且空气很稀薄。我像在酷热的夏天时一样，拿着本小册子扇着风。我觉得头有点儿晕了，于是找了根柱子靠在上面，合上了眼睛。有只有力的手握住我的胳膊和手肘，把我扶了起来。我的眼睛还是没法儿睁开，好像是唔嗯，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唔嗯在门口，保护我的是摩西。我把手臂抽了出来。

“谢了，我……我没事儿。”

他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处变不惊的模样和俊俏的容貌。

我赶快跑开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他有这种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看不上他对我的好，甚至还要故意躲着他。

## 第十一章

大家都爱扮演伊丽莎白·格雷夫人。我们从一对雕刻品上汲取灵感。瓦伦丁·格林的“伊丽莎白·格雷夫人向爱德华四世跪祈归还她已故夫君的土地，1456年”。约翰·唐曼后期的作品给了我们灵感，让我们扮演“爱德华四世拜访爱慕伊丽莎白·格雷夫人的贝德福德郡公爵”。

我们扮演格林先生设计的一场戏——简·格雷女士之死。亨利王三世和安·布伦的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我扮演着一位悲痛欲绝的正在等候伏诛的女士——苏格兰王后玛丽。

快看我！

穿着黑色绸缎和天鹅绒的服装，还有高毛领。背着十字架和玫瑰经，镇定地走向福瑟临黑城堡的大厅。示意我最忠实的仆人梅尔维尔，给我的儿子詹姆斯——苏格兰国王——带句话，告诉他我一直为苏格兰和英国的统一而奋斗。我听见有人大声念着我的行刑书，让我知道我马上就要像平民重犯一样被处以死刑。我用在场将近两百个围观的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做祷告，为英格兰教堂祈祷，为我的儿子詹姆斯祈祷，还为让我死的那个人——伊丽莎白而祈祷。我安慰悲痛欲绝的随从，还不失幽默地和即将砍下我头颅的刽子手说话。我在地上伸展开身体，把头枕在垫头木上，将自己安放在上帝的掌心中。姑娘们抽泣着，斧子举了起来，我就要说下最后的话：“仁慈的耶稣啊！”

偷偷藏在长裙下，此刻跑出来的一条匍犬照例跑到它的女主人身旁，给我最后的安慰。

这个雕塑剧有句名言，玛丽女王自己绣在了朝服上，此刻，搁在一旁的垫头木上，“以我的终预示我的始。”

快看我！

在等着处死。

我把手摆在两侧，这样观众能看到我的脸，我也能看到他们。而且谢天谢地啊，刽子手的刀锋就在我脑后，还要在旁白解说时，一动不动举着坚持两分钟。

只有那只小狗在跑来跑去，但也许它还是能够感受到此时被营造出来的庄重。

观众中有人拿起手绢擦眼泪，坐在椅子上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我自

己还觉得有点儿内疚，也难过起来。

但是凯瑟琳·郝薇香可是高贵有尊严的，即便当下我戴顶红假发——和萨莉的一样红——脸上还涂着一层厚粉。（有的粉掉到了垫头木上，还有的掉到了我的长袍上。）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关注我，或者至少是我扮演的人物，此刻是大家的焦点（不算上狗）。在查德威克家还有他们的朋友和他们朋友的朋友中，我还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这么备受瞩目过。实际上是两分钟——被延长到了将近三分钟——直到刽子手举着的刀，开始拿不稳了，直到小狗（嗅来嗅去）到处乱跑，直到聚精会神的观众需要喘口气了，还有位姑娘快要晕倒了，狗叫了起来，才算结束。

大幕拉了下来。演员们都松了一口气，走到了侧幕。也不知怎么，没人想着要把我扶起来。但那又怎样，我只是假扮成女王，又不是真的，而且还是个被处死的女王。好像人类牺牲的仪式在文明时代还在上演，公元一五八七年。

我们也去大礼堂，在南方洋气的镇上。我们陪夏洛特夫人到切尔滕纳姆。从那里再去巴斯，可以戴着头巾、穿着宽松直筒的连衣裙和她一起沐浴。我们都喜欢浴室里的灯光，一起洗澡唱歌，踊跃得像飞蛾一样。

一个风度翩翩的陌生人与我四目相对。几首曲子后，那双手还握着我的手和我一起跳舞，又过了几首曲子，还是一样。

“你想不起来了？”







兴奋。

我在腿上摊开画布，把颜料摊开放到折叠桌上，画风景。

“那儿有什么就画什么，”斯卡佩里先生指导我画画，“就画你看到的。”

我看到的，就是我画下来的那些吗？怎么谢芭和小老鼠做起来就那么易如反掌？

斯卡佩里先生示范着画了一两个栅栏和几个盒子；他给我们讲画出来的东西要成比例，还要注意线条。但是这对如何呈现风景一点儿帮助都没有，对怎么把实物画在画布上也没有任何帮助，都是说得轻巧做到难。

## 第十二章

从阿瑟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拉起裙子。我闻到他又去喝酒了。

“干吗？我招你惹你了？”

我没搭理他。

“你现在都不理人了，是吧？连句话都不说？”

他抓着我的胳膊。

“好姐姐凯瑟琳……”

“放开我！”

他比我高，快有六英尺了，可他的耐心却没什么长进。我甩开他抓着我







等我找到个镜子，才发现整张脸被打得通红，脸颊上有道口子，周围已经开始瘀青。

他干的这些坏事儿，铁证如山。

“这是你弟弟干的？”

“他才不是我弟弟。”我告诉父亲。

我的嘴也肿了。我得一点点咬字，说出来的话也都含含糊糊的。

但我不会告诉他，不管怎么样，亲弟弟是不会干出这种事儿的。

脸没痊愈之前，我都得待在知足庄园。

父亲搜集到很多阿瑟的罪行。我也没少告状，这是唯一一次我参与了但没受罚的麻烦事儿。

萨莉安慰我。听我说完阿瑟的种种劣迹，却没说他的坏话。萨莉尽量避免直来直去地说他不好，她觉得那种话，要是从她嘴里说出来，会很不得体。花园里，我们坐在一起。我给她讲德利蔡斯的事儿，她特别愿意听。雕塑剧，化装舞会；在巴斯和切尔滕纳姆的所见所闻；唔嗯那些让人猜不透的想法；还有遇见的那个神秘人，康培森先生。

“听上去，他像个熟悉的陌生人。”

“世界多小呀！”

“可不嘛！”

我和她都乐了，即使脸上的伤一笑就疼，可还是没忍住。



鼻而来的迷迭香的味道。偶尔会有小兔子被这味道引到墙边嬉戏。

小教堂只是个装饰性的建筑，但在很多其他感官的触动下，很容易让人忽略它不是个真教堂。

“若非亲眼所见  
我们会相信谎言，  
它趁黑夜生长，  
也趁黑夜灭亡。”

我们坐在那儿都聊了什么？也许都是琐事。我只记得我努力听唔嗯话里的弦外之音。

我们聊了多久？一刻钟？还是半小时？

我两次想起那个人影，穿过拱门，看得见他在花园外出现了三次。他在那盯着我们。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唔嗯凑到我身边，指着水池里合眼的睡莲给我看，我想看着睡莲就可以不去想黑暗中的那个白头发的人影，把他从这暧昧的气氛里驱逐出去。这里到处闻得见灌木的味道，蝙蝠唱着只有它们自己能听懂的爱曲，还有雨燕们在漆黑的空中快速穿行。

我们闲聊着。我问他是不是赞同阿伦·希尔在他书里说的话。

赞同什么？

嗯，就是书上说的，有多少种来着？有十种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情感。十种，我努力想着都有哪十种。

欢喜、悲伤、愤怒、忌妒、爱、恨。





的目光落在了早先模仿盖恩斯伯勒的那个年轻女子身上，拽了拽小老鼠的胳膊让她看。姐妹俩小声说着什么。

那女子忽然转过身来看我们的马车，好像她知道我们一直在那儿，排队等着离开。在走廊擦肩而过的时候，她见过我。虽然她的眼睛半闭半睁着，但我觉得它们比谁都机警。那双眼睛睁得大而明亮，在我们身边的人群中，有意地闪闪发光。

唔嗯从后面爬上马车。我没看唔嗯，但在转身前我看到那姑娘脸上露出短暂的一笑。花园里那个银白头发的人放缓了脚步，很明显，当他的目光落在那姑娘身上的时候，他觉得那姑娘是他的。我确信，就像猛兽盯着自己的猎物一样。

“爱的眼光虎视眈眈，  
只因充满激情的火光；  
可目光披上温柔的伪装，  
从而得到情人的爱。”

之后，我对唔嗯提起泰斯庇斯教堂三四次。

“嗯？”他给了我一个迷人的微笑，但好像忘了什么。

“在水池边，”我说，“还有雨燕。”

“啊，对。教堂，在泰斯庇斯。很好啊。”他笑了。

我解读不出他的意思，哪怕仔细想，也不明白。他垂下来的头发，笔直坚挺的鼻子，高高的颊骨，还有优雅的巴洛克式的嘴唇和金色的眼睛。难道他看

不见放在他面前的真相吗？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爱上了他。什么都没变。没错，唔嗯爱玩他的小把戏，他还会继续玩下去。但是，我会原谅他，我们都会。他让人别无选择。像他这样迷人的男子，我还能怎样？

## 第十三章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更难的部分——演说会。

唔嗯表达出他的愿望：希望能将古希腊的优雅和伊特鲁里亚的简朴融为一体。

谢芭右手搭在屁股上，像极了雕刻品上的罗马太伊山谷神的雕像。她披了件海绿色的斗篷，左手插着朵红玫瑰。

我是赫柏，另一个难模仿的人物。我没被叫出来跳舞，而是四肢微微扭曲地站在一个底座旁，一只胳膊抱着个罐子。粉裙子外面用古时的方法扎了个金色的塑胸衣，勒得我喘不过气。头发也堆到头顶，盘起来，以前很流行这样。

我是上帝的侍女，非常受宠的人。正拿着罐子往外倒花蜜，代表着永恒的青春。

我尽量表达出弥尔顿所描写的“轻轻地点头，微微地招手，脸颊上露出满面笑容”。

我头顶上，舞台侧面支撑着的是一幅巨大的、精心绘制的画——伸展着























































































































































































































































































































































































































































































































































